剡溪漫筆

剡溪漫筆卷之五

鄭谷詩用僧字

唐鄭谷自貽詩云琴有澗風聲轉澹詩無僧字格還卑想其得趣於僧故喜用僧字偶閱雲臺集僅詩三百首而僧字句乃至四十餘其五言云群僧晝掩扉詩僧倚錫吟澄分僧影瘦夜清僧伴宿岩響語僧閑僧㷔留半榻蜀雪隨僧踏一先饒海僧遠僧來扣寂僧攜新茗伴僧榻寄閑眠秖供山僧賞造境知僧熟藥術衲僧傳茶格共僧知山僧與水禽冷澹好僧知焚香老僧寺掾樹僧裁後僧譚是可明晝僧依寺壁幽墅結僧隣早晚酬

僧約吟扣野僧門其七言云亂飄僧舍茶烟濕逢僧更念此生勞上樓僧踏一梯雲宮舍種菠僧對榻洗鉢老僧臨岸久却向僧窓看假山珍重江僧好筆踪江邊掃葉夕陽僧伴直多招紫閣僧松折溪荒僧已無暫偷閑臥老僧床且共高僧對榻眠吳僧謾說鵶山好約僧心在白雲邊老郎心是老僧心愛僧不愛紫衣僧䲷消遲日寄僧家僧家未必全無事道着訪僧心且閑皆得幽清閒寂之致

○普門品經

真西山跋普門品以火不能燒水不能漂等語爲佛氏

之寓言利欲熾燃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爲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寓而安我無畏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奔議論極高然符丕左丞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其手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其夜開械脫出若有導之者遂奔楊詮期宋元嘉中荆揚大水惠慶船往廬山遇暴風船將覆慶念觀世音經岸上人望見船前若有數十人牽挽之狀遂得登岸王玄謨將見殺夢神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覩此則又實有其事不特寓言而

已

詩賦警人

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恐來危自着鞭戒人追欲喪軀可謂警切鮑照觀漏賦云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之莫壅又吹波而助瀾其意正同表聖祖明遠而詞更痛快白樂天短歌云今日未竟明日催秋風纔往春風迴人無根蒂時不駐朱顏白日相暸頹句亦相似但其意主行樂勸人强笑强歌又别是一道也

書侍御史

南監刻北史馮司成標疑數處有云書侍御史當作侍書御史攷本史列傳書侍御史多有之初非誤文當時官制亦無侍書御史之銜取魏齊書證之乃治書侍御史李延壽爲唐高宗諱删去治字治中從事省作中從事亦以此史籍避諱官銜人物等名但當代以別字如民部改戶部之例若去其本字成何官銜楊衍客擴淮南時其父名忠忠與夫同音部曲并諱夫字一時官階陳知新稱金紫光祿大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楊琮稱銀青光祿大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大下皆省去夫字極可笑也馮司成校刻諸史良亦精勤然疑

其非書侍御史則可意其為侍書御史則不可

作一脚指

世俗鄙薄人輙云不當某一脚指此語從來亦久北齊李幼廉為瀛州長史神武商榷戶口增損多在馬上徵責文簿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責諸人云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

登高

九日登高始於費長房後人相承遂為故事然正月十五日亦有之隋文帝時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馳詔召元冑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不知其事又起於

何時

姪侄辨

姪者對姑之稱故其字從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顏延之曰伯叔有父名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左傳嫁伯姬之孫云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唐狄仁傑對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此其本稱也後世兄弟之子通謂之姪遂與伯叔對稱自晉宋以來其流亦久近乃譌而爲侄投書通謁凡稱姪者皆書作侄不知始於何人按韻書侄堅也牢也又癡也侄佗不前也其音爲質與姪了不相同

輔郡輔城

宋崇寧中司諫姚祐謂汴都無險請置輔郡詔以潁昌府爲南輔升襄縣邑爲拱州爲東輔鄭州爲西輔澶州爲北輔各屯兵二萬一時四總管皆蔡京門人在當時亦自謂石畫靖康之變四輔郡安在近年張新建入相建議請京師築四輔城以備不虞說雖不行朝論頗以爲議似不鑒於前事也

官稱

禮部尚書稱大儀禮部郎稱小儀刑部尚書稱大秋刑部郎稱小秋秘書監稱大蓬少監稱小蓬侍中稱大貂

散騎常侍稱小貂諫議稱大諫補闕稱中諫拾遺稱小諫龍圖閣直學士稱大龍待制稱小龍翰林稱大鳳中書舍人稱小鳳或云儀部之長爲大儀員外郎爲中儀主事爲小儀鄭谷詩喜用其語故少師隱巖別墅大儀墻仞峻寄禮部趙郎中小儀澄澹轉中儀藍田偶作小諫昇中諫寄狄右丞孤単小諫漁舟在

詩句非佳讖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今人多習稱之以爲美談按前二句乃孟東野渐及第詩纔得科名意氣矜溢一日之內看

盡長安花何短促也後授溧陽尉竟死焉宋張唐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題後二句於興國寺壁有人續其下云君看姚驊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後果終於京官二詩皆非佳讖不足稱述且見吾輩當得意時愈宜謙抑若驟然滿志恣肆矜誇甚非延禧凝禧之道可以爲戒

是亦樓

困學記聞云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

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不敢也此天地間一種大議論一篇大文字可以警世之貪位嗜利而不知止足者

卧讀書架

楊盈川有卧讀書架自爲之賦其略云既有奉於詩書故無違於枕席又云不勞於手無廢於目卧而可以讀書誠是老年要物惜其形制不傳曹操有書車作欹案以卧視書亦其類也

鹵簿

羽儀前導謂之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捍敵部伍之次皆

著之簿故曰鹵簿或曰以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

唐以前鄰官及外命婦皆得用之杜氏通典所載開元

禮甚詳中官夌名言死給鹵簿司馬温公言繁纓以朝

孔子猶不可況給一品鹵簿乎在宋時猶然今惟大駕

儀仗得稱鹵簿臣下不敢通稱矣

宋高初政

漢文帝新從代來夜拜宋昌爲將軍鎮撫南北軍此棋

師第一高着極得勝筭宋高宗由康藩嗣統時勢何等

艱危乃其初政以黄潜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

密院事起手便是敗着其後行一政用一人皆爲兩人

破壞議者有以卜宋祚之不昌

六書故

永嘉戴侗作六書故以鍾鼎文編輯成書閣中藏有舊本縉紳借抄者甚多余往在秘省不曾抄得每以為悔近見吾丘衍學古編謂此書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却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許重解字引經漢時經猶篆隸乃得其宜侗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吾丘此論大為是書減價楊用修亦謂肆手影撰字學之不幸但其書亦自博洽說文而後罕見其儔至詆為書

之一厄恐侗未肯心服

子卿取胡婦

蘇子卿居匈奴取胡婦生子東坡羅景綸皆謂色慾之心雖子卿不免王逹筆疇以爲匈奴苦之者無所不至取婦生子一以安匈奴一以全性命歸漢不足汙其清風此論庶幾得子卿之心宋建炎中朱勣以校尉隨使金在粘罕所數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於所虜內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曉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所以固粘罕之心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久困異域卒以生還或亦得胡婦之力

人事

韓文公撰王用神道碑用男送馬匹鞍銜及白玉腰帶朝廷令公受領集中有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後撰平淮西碑韓弘寄絹五百匹充人事又有奏韓弘人事物狀今俗人物曰人事蓋亦古語

緩急機宜

袁紹子熈尚奔公孫康或說曹操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熈尚首不煩兵矣乃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熈傳其首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唐容桂二管請合兵討山谷諸黄孔

戕言遠人急之則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宋張浚奏斬御營馮益趙鼎曰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浚怒其不已意鼎曰自古欲去小人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袁紹李訓必欲盡誅宦官基亂漢唐其事可鑒觀此三事隣敵之合離蠻夷之聚散倖倖之進退所以制御之術同一機宜

種羊

大漠迤西俗能種羊凡屠羊用其皮肉惟留骨以初冬未日埋著地中至春陽季月上未日爲吹笳呪語有子

羊從土中出凡埋骨一具可得子羊數隻楚石琦禪師漠北懷古詩云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盖紀實也吳立夫萊亦有西域種羊皮書褥歌云波斯國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俱雜處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闘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詳姚桐壽樂郊私語羊可種而生亦異聞也

干祿字書

干祿字書一卷晁氏讀書志云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為正世所行為俗二者之間為通凡三體陳氏館閣書目云顏元孫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交

獻通考因之宋參政嘉禾婁機嘗廣其書中興藝文志云廣干祿字書蓋廣顏元孫之書也攷顏魯公集有干祿字書序略云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當代共傳號顏氏字樣時訛頃遷歲久還變後有群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頃因閒暇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據此元孫所錄乃顏氏字樣而干祿書實出於魯公王楙野客叢談亦云顏魯公干祿字書晁公武陳騤馬端臨皆傳極群籍何至謬誤如此似皆得於傳聞未

嘗見此書及魯公序文也顏氏自齊黃門之推有證俗音字四卷留心字學是其家傳其以善書名世不但點畫之工而已

丐盜

元次山作丐論自敘與丐者爲友謂長安中多是丐本孟子齊人乞墦來李傳士涉綠林豪客詩世上于今半是君謂世上人半是盜本司馬季主劫人不持戈矛來

、讀史法

讀一代史當以東坡之言爲法讀列傳當以陳唯室爲法坡翁荅王庠書云少年爲學者每讀書皆作數過讀

之書富如入海百貨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故實典章文物之類亦如之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唯室讀史法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道義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文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可以佐筆端者紀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

劉公訓詞

往厠名鄉書沁水晉川劉公視學浙中公清芳懿實今之古人也作訓詞一通示諸同年其略云同年相拜止单帖。毋書教字。相呼或稱字。或稱號。毋以翁老相謏。同行讓長。毋以名次稍先。輙生傲氣。毋濫用家人。日後生事。恐不能制。毋用度奢侈。日後居官。恐不能節。毋交遊非類。日後知悠。恐不能改。餘詞不復能盡憶矣名次稍先二語意盖有所指少年高科宜以爲戒至於濫侈三事尤吾輩所當佩服敬錄於此以代書紳

、韓文

昌黎與于襄陽書云、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

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其與邢尚書書云、布衣之士。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二書同是一意、而造語迥別。其送許郢州序云、嘗以書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托之。則道德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

則事業顯而爵位通。重述前書、却又不襲前語、至東坡上曾丞相書、引昌黎之說、王公大人。不可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又用其意而更其辭、參合並觀、可以識文字變化之妙、

宋册江神

宋時完顏亮寇淮上樞府禱於大江能使虜不得渡者當奉册爲帝洎事定朝廷許如約朱丞相漢章謂四瀆一體不當獨帝江神洪容齋以爲懲勸之道神人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爲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惟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

束手倒戈而退此其靈德陰功於河淮何如余謂此舉殆傳所謂國將亡聽於神矣胡騎南侵但當申勑將士固守江淮勝則賞其功不勝則議其罪庶幾人知激勸出死力以守封疆若一聽於神虜人則委罪於河淮虜退則歸功於大江彼沿邊將士又誰肯蹈肝涉血爲社稷死守哉唐貞元中咸陽人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捍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旣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德宗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李泌以爲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恐邊臣解體其持議甚正容齋之說陋矣朱丞相不能直折以理但謂四瀆一體不當獨

帝江神亦鄰侯之所笑也澶淵之役寇萊公決策親征王欽若修齋誦經虜卒請盟而退萊公之力乎抑經齋之力乎

俗字差訛

邇來經生家鮮能留意字學槩多差訛至於世俗通行聊略省文之字尤誤初學如听魚巾語謔二切本笑貌俗乃通作視聽之聽至子虛賦听然而笑反訛而爲聽然机居履切易渙奔其机本與几同俗乃通作樞機之機至踐阼記机杖銘僮約俎机木屐反訛而爲機尨莫江切犬之多毛者俗乃通作龍蛇之龍至敖厖奇厖鴻

麗等字反訛而爲麗豊盧啟切禮醴等字皆從豊爲聲俗乃通作豐歟之豐豔灩省從豐而沅澧之澧鱧魚之鱧反訛而從豐訛之又訛轉失轉遠他如泰從氺恭從小商從㕯商從古舊從臼奮從田易從日昜從丹疏從疋路從足卿即從卩鄉郎從阝峰逢從丰降逢從夅搏溥從尃搏溥從尃祭察祭與豆登之登從癶癸發與登降之登從癶此類甚多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世俗不復審辨訛誤相承近時坊刻諸書苟簡尤甚魯魚烏焉莫可勝原雖一時典籍極盛殆是書之一厄

候臺記

易州候臺記乃李文饒所作其警句云約之閣閣荷鍤而雲陰數重築之登登相杵而雷響四合成之不日鬱兮崇山又云壓百雉之崇墉架九烏之峻堞軒榭窈窕松柳陰映幽室納寒谷之氣炎天下霜晝采對霽雨之輝晴虹射日自是四六俊語

、趙任

萬曆癸未進士趙任山東人少習弓馬有膂力弱冠登第授中書舍人居官跅弛不羈好衣緋衣常馳馬試劒當路薄其爲人丁亥大察以浮躁出爲縣丞趙益不能堪縱肆滋甚竟奪其官歸及倭奴犯朝鮮趙遲其家貲

糾集里中少年三百人各備鞍馬戎服器械一日部領其衆挈妻子謁經略萬丘澤中丞於遼陽時當碧蹄挫衂之後欲請兵一隊破倭奴以自効萬公辭以戰守機宜悉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兵亦不敢輕許人戰須得請乃可其意不甚嚮之趙怫然辭去萬公送之出轅門方别聞長嘯一聲三百人同時上馬馳往如飛蓋豫與諸少年約覘中丞用舍以嘯爲號也中丞悵然若失欲遣人追之已無及矣噫世有此等人雖伏在草澤猶宜羅致行間備邊陲亭障之用今幸收之制科乃邇困以繩墨已爲不善用人矣中丞當羽書倥偬之時需材匪

殷乃亦一交臂而失之此人非東走倭則北走虜棄材
士以資夷狄不亦惜乎韓魏公不收張元吳昊竟爲宋
朝西邊生事可以爲鑒

追諡前朝臣

國朝正統中追賜漢將軍紀信謚曰忠烈景泰中追賜
宋少保文天祥謚亦曰忠烈宋招諭使謝枋得謚曰文
節修累朝之闕典慰千古之忠魂甚盛舉也又有唐贊
善大夫張拯追謚忠毅韶州刺史鄧文進謚忠襄宋邑
州推官譚必謚忠愍知邕州事蘇緘謚忠壯前後凡七
人但考蘇緘熙寧九年已贈奉國節度使謚忠勇事旣

脊稜而壯勇二字亦無大相遠豈一時未詳考耶

百穀萬國解

古來以百紀數如百官百姓百物百工百穀百果百卉百獸以萬紀數如萬民萬物萬國萬邦皆約舉其大凡耳非必恰有此數楊泉物理論解百穀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疏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劉原父七經小傳解萬國五國有長十長有師十長之師凡五十國一州十二師則六百國也計十二州則七千二百國十二州之外薄於四海又有五長是以執玉帛者萬國皆傅會之說不足憑也

唐宋科舉之學

白氏六帖乃樂天應舉之書唐時課試法以所習經掩其兩頭中間微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爲通故取中帖之數以名其書黃厚齋玉海一書亦輯以應博學宏詞科唐宋科舉之學該洽乃爾今人束於制義一經之外目爲長物歷代史册多不復着眼問以興亡大略皆茫然莫知所置對顧此豈不羞死

呂蒙正

傳奇關目率多附會至有全無影響者就呂蒙正言之

蒙正父名龜圖爲起居郎多內嬖與妻劉氏不睦并其子蒙正出之劉誓不更嫁蒙正羈旅於外衣食窘乏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岩爲龕以居之蒙正處其中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爲廷試第一登第後携其母見父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此其實事也據此敷衍其悲歡離合亦自有無限光景何乃鑿空杜撰一至於此飯後鐘或以爲王播事或以爲段文昌事蒙正則無之村學究不識一丁造此誣蔑俗人見之便謂公實有是事極可恨也

糶糴

以買賣爲糶糴不獨五穀爲然韓昌黎變鹽法事宜狀云張平叔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又云百姓貧多富少見錢糴鹽者十無二三陸宣公奏議云有糶鹽以入其直管子云守圉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

曾孫

沈存中云由祖而上皆曾祖由孫而下皆曾孫雖百世可也余觀毛詩多稱曾孫如曾孫田之曾孫之穡曾孫壽考曾孫來止曾孫不怒曾孫之庾曾孫薦之皆子孫對祖宗之通稱非專對曾祖而言左傳衛大子禱稱曾

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唐開元皇帝祀神堯以上諸祖其自稱皆孝曾孫存中之說良爲有據今朝廷祭告　宗廟高祖而上槩稱皇祖自稱皆孝玄孫乃不稱曾

院體中書體

唐時士人札翰多爲院體貞元年中翰林學士吳通微攻行草然體近吏院中吏胥多所倣傚其書大行於世遺法至宋初猶存其鄙拙則又甚焉　國朝正德中姜太僕立綱以楷書供奉西省字體端重但近於俗一時殿閣諸君及諸司吏胥皆翕然宗之迄今無改謂之中

書體乃其鄙拙亦日以盛矣兩朝事恰相類沈存中謂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可見宋朝字體亦然

文選纂註

吳中近刻文選纂註一時盛行幾掩五臣而凌李善矣乃其謬妄處正自不少姑摘其一二大礙文理者文賦云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云云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云云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

而寡尤此言人之應感爲文有通有塞來與行乃文之通去與藏乃文之塞天機以下爲通所謂率意而寡尤六情以下爲塞所謂竭情而多悔註乃云會與紀皆文之所由生也去來行藏言文思也莫遏莫止景滅響起文思之妙也所謂天機也

江賦云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此言長江之潤播及千里視岱宗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雨天下者不啻過之註乃云播潤謂滄海不得專其功越岱謂山岳不能扼其勢也

高唐賦云黿鼉鱣鮪交積縱横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

坂遥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上四句叙水族之盛下四句叙林木之盛註乃云蜲蜿龍虵之貌皆失勢去水相望於中坂之上

典引云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此言動植祥瑞之物朝夕見於坰牧日月見於邦畿註乃云日月之下邦畿之内

淵明挽歌云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此言死者一閉幽室長夜漫漫無時復旦向來送葬之人各歸其家親戚或有餘悲若他人則已去而歌矣正見死者之不足深戚

註乃云古人以死為歸歸其家言亦死而復為親戚所悲他人所歌也以上數則辭旨甚明本非艱晦而註皆舛錯不通如此序中乃盛自誇詡謂因一言之益而義以彰緣片言之損而辭以達寧不為李呂諸君所笑

謚文

國朝謚文　祖宗以來原不拘於翰林近乃為詞臣所專諸司莫得而預矣其所引謚法又專取勤學好問敏而好學兩義間有理學名臣非出於詞林而不得不以文謚乃別引一義如近日陳白沙先生謚文恭以道德博聞之文胡敬齋先生謚文敬以忠信接禮之文雖取

義甚微然畛域之意故在

張子韶祭洪忠宣

洪忠宣自嶺外徙宜春卒於保昌道出南安張子韶來致祭其文但云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容齋隨筆以爲情旨哀愴乃過於詞余惟張公所以如此蓋是時猶未聞秦檜之死一經摘詞未免傷其死於遷謫恐權奸聞之緣以得罪故不復更措一語深得古人默足以容之意其心亦良苦令子韶先知檜賊已死所以痛悼忠良當累言之不足又從而嗟嘆之肯如此寂寥而已哉

文字穢媟

文字作穢媟語自是斯言之玷如漢雜事秘辛記桓帝選后一事其叙致誠亦竒艷然女瑩燕處一段至於胸乳菽發私處墳起等語亦穢媟太甚矣選后乃国家盛禮何必描寫至此吳姁審視事或有之可筆之於書以對帝后乎柳子厚河間傳文亦近穢雖借以寄刺何乃爲此淫醜之詞至如俗傳如意君等傳及近日吳下青樓傳所紀松陵善戰尤汚辱翰墨龎秦一炬焉可無也黄魯直少時甞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謂以筆墨勸淫於我法中當犂舌之獄文士宜以爲戒

五卷終

剡溪漫筆卷之六

謚法考誤

余輯謚法纂見類鈔通考諸書所載國朝諸臣謚號互有異同稍爲訂証大略以國史閣籍爲據而以諸書參之間有國史與閣籍互異則並存以竢考

武城侯王聰按國史謚威毅閣籍具存臣謚類鈔封爵考謚法考謚法通考俱誤作武毅

元帥孫興祖按國史謚忠愍臣謚類鈔誤作武愍

隆平侯張信國史謚恭僖謚法考謚法通考因之閣籍又作襄僖臣謚類鈔封爵考因之未詳孰是

行省參政趙德勝按國史謚武桓釋義具存臣謚類鈔
封爵考誤作武莊
樞密廖永安謚武愍國史作武閔愍閔古字通
都督同知康茂才按國史謚武義謚法通考封爵考俱
作武襄湖廣總志作武毅並誤
都督僉事陳清按史謚崇武臣謚類鈔誤作榮武
武定侯郭英謚威襄謚法通考誤作武襄
都督僉事贈廬江侯何德按國史謚壯毅謚法考壯毅
莊毅凡兩見當是重出而訛臣謚類鈔謚法通考作
莊毅而別有何海贈廬江侯謚壯毅更謬

行省參政蔡僊謚武襄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誤以僊爲遷

泗國公耿再成國史謚武壯臣謚類鈔謚法考謚法通考俱作武莊越國公胡大海國史言行錄謚武莊謚法通考又作武壯按謚法武而不遂曰壯亦曰莊威而不猛曰莊亦曰壯二謚釋義並同未詳孰是

副使孫興洪武中謚忠義見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按實錄不載此事弇山堂集亦無之恐因都督府副使孫興祖而訛脫也

宋學士濂追謚文憲謚法通考誤作文惠

交趾平州知州何忠楊豫孫諡纂鄭司封類鈔湖廣總
志俱諡忠節按國史忠止贈南寧府同知而無諡正
統中省臣姚夔以王禕例請卒罷報弇州集以爲祠
額之誤者近是

墨侍郎麟按國史諡榮毅閣籍具存諡法通考誤作恭
毅

西寧侯諡忠順者按國史乃宋瑛閣籍具存晟之子也
類鈔封爵考誤作晟諡法通考晟瑛凡兩見尤誤

曾學士棨臣諡類鈔諡法通考俱諡襄敏按國史棨有
贈無諡且不諡文而諡襄敏何居其誤無疑

都督山雲按國史謚忠毅閣籍具存吾學編名臣言行錄大政紀俱誤作襄毅

恭順侯吳克忠按國史謚壯勇閣本釋義具存臣謚類鈔封爵考誤作忠勇

都督吳克勤按國史謚僖敏閣籍具存弇山堂集誤作僖愍

修武伯沈榮按國史謚僖愍閣籍具存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誤作僖敏

恭順侯吳瑾國史謚武壯臣謚類鈔謚法考謚法通考俱作忠壯考李文達公所作神道碑亦同恐國史之

誤
南寧伯毛勝按國史謚莊毅閣籍具存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湖廣總志俱誤作忠壯
武進伯朱晃按國史謚忠愍閣籍具存謚法通考作忠懿者誤
寧晉伯劉聚按國史謚威勇閣籍具存吾學編臣謚類鈔誤作威武
聶尚書賢按閣籍謚榮襄釋義具存類鈔誤作恭襄謚法考榮襄恭襄凡兩見尤誤
劉尚書儁按閣籍謚愍節余嘗過其鄉坊額猶存謚法

考謚法通考臣謚類鈔誤倒作節愍湖廣總志作忠愍尤誤

原尚書傑尚無謚見弇山堂別集甚詳謚纂言行錄謚襄愍者大謬

許侍郎彬按國史有贈無謚其子越請之不得張南園謚法鄭司封類鈔謚襄敏此誤也

謝尚書一夔成化時有贈無謚正德六年追謚文莊臣謚類鈔作襄敏謚法通考謂初謚襄敏後以子麟請改文莊並誤

成國公朱輔按閣籍謚恭僖釋義具存類鈔作榮僖者

誤
熊尚書繡按國史諡莊簡閣籍具存吾學編作清簡者
誤
工部侍郎贈尚書劉丙按閣籍諡恭襄釋義具存國史
凡兩見恭襄襄敏前後互異諡法考亦兩存之恐誤
也
李尚書鉞按閣籍諡康簡高尚書友璣按閣籍諡襄簡
國史皆作恭簡諡法考亦兩收之未詳孰是
潘尚書鑑按閣籍諡襄毅釋義具存諡法考從史作襄
敏毅敏文相近而訛恐當以閣籍爲正

惠安伯張偉按閣籍謚靖襄釋義具存國史作康靖謚法考臣謚類鈔皆兩收之未詳孰是

王尚書用汲按閣籍謚恭質釋義具存謚法通考誤作忠肅

楊豫孫謚纂上蔡知縣霍恩謚節愍考國史恩有贈官而無謚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有孫學士賢王學士獻林學士文俱謚襄敏考國史閣籍皆無之此誤也弇州集有辨

劉尚書釆按閣籍謚端簡釋義具存謚法通考誤作端肅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載永順伯薛斌謚忠壯考國史閣
籍封爵考順天志謚法考皆無之
安順侯薛貴按國史閣籍謚忠壯釋義具存封爵考謚
法通考作忠勇者誤
王宗伯英臣謚類鈔謚法通考皆云初謚文安天順中
改文忠考國史不言改謚閣籍亦無之不可爲據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有都督梁來謚壯勇考國史閣籍
俱無之弇州集亦不載疑即梁成之訛誤複收之耳
張尚書潤按閣籍謚恭肅釋義具存名臣言行錄誤作
恭簡

臣謚類鈔謚法通考有翁尚書世賢謚襄敏按國史乃
翁世資有贈無謚此必誤也
嘉靖中都督謚忠敏者李浹無李深臣謚類鈔誤以浹
爲深謚法通考李深李浹凡兩見尤誤
英國公贈太保張崙按閣籍謚榮和釋義具存國史作
莊和謚法考兩收之未詳孰是
謚法通考臣謚類鈔有恭順侯吳允誠謚忠壯考國史
閣籍皆無之弇州集亦不錄恐誤
翁尚書萬達按閣籍謚襄敏釋義具存謚法通考一作
襄毅者誤

右都御史俞諫嘉靖三年八月二十六日贈太子太保
諡莊襄閣籍具存實錄載於是年九月原官贈諡俱
同而作俞一鶴未詳何故
修撰羅倫諡文毅近禮部刻議諡書冊誤作文莊
廣寧伯諡忠武者劉榮大政紀誤作劉江王元美有辨
大學士高穀按國史閣籍諡文義釋義具存大政紀誤
作文毅
李尚書敏按國史諡恭靖閣籍釋義具存大政紀誤作
恭介
禮部尚書傅瀚按國史閣籍諡文穆釋義具存大政紀

誤作文慤

張中丞岳核國史閣籍謚襄惠釋義具存廣東通志倒

作惠襄者誤

閣中謚籍有正副二本具載釋義及贈謚歲月中間固多漏脫其載在籍中者大略可徵信也獨其副本嘗爲人借出脫去數幅以贋者雜入之其中謚　襄敏者相望而曾學士棨孫學士賢王學士獻林學士文皆以加於詞臣彼誠何心造此誣業後人目爲閣本不復致詳賴鈔通考諸書遂據以入梓此謬誤之所以相仍也余爲謚法纂稍稍考

正一二雖承譌襲舛不能盡無較他書翔實矣能

傳識

三國志

陳壽三國志魏與吳皆稱其國號昭烈國號爲漢宜謂之漢志乃獨以蜀志名之以地名易其國號若不與其爲漢也者昔南唐以畏宋之故自貶而稱江南馬令紀其國事猶稱南唐書壽漢人也其父漢臣也益部之遺黎敢於追削舊君之國號一何悖誕乃爾司馬公資治通鑑因而不改亦信史之過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乃能正其國號朱子綱目從之遂列爲正統與東西京相接

名義始順後人口耳相承猶多以蜀稱文士筆端其流毒可畏也

奉真善醫

宋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惙惙欲死逾宿矣使醫僧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惟肝臟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先絶一臟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稍稍復

啜粥明日漸甦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奉真吾四明人醫術至此亦精矣安得起斯人而寄之死生乎

地出血

余往居京師見禮曹災異奏牘壟縣有人宿逆旅舍夜聞血腥觸鼻疑有他變攬衣急起踐地血幾沒脛其人倉皇出走血奔湧其後及於衢路出數丈外乃止辛卯秋慈谿縣亦有此變其明年壬辰春余鄉泉井復有之其血起於草間高幾尺餘方丈許濺及人足若爲馬蹟所齧血隨之而流洗去乃復無恙凝於草頭逾宿皆

作殷紅色絶與常血不殊余鄉人多見之莫曉其故至
今二十年亦無他異

郊廟祝文

朝廷有事於南郊其祝文云某年月日嗣天子臣御名
祇奏於皇天上帝末云謹奏北郊云嗣天子臣御名敢
昭告于皇地祇末云謹告社稷則云嗣天子御名敢昭
告於太社之神太稷之神太廟則云孝玄孫嗣皇帝御
名敢昭告於祖宗列聖帝后末云謹告皆同乃不稱臣
若遣官恭代御名下加謹遣某官某名一句考之前代
圜丘稱昊天上帝或稱皇天之神惟云敢昭告于不言

祇奏方丘同稱皇地祇或加之字稱皇地之祇宗廟自曾祖而上皆稱孝曾孫復稱臣微與今制不同

戒殺生

余年逾五十尚未舉子清晨禮佛誦經戒殺生惟昏喪祭祀不能盡然其餘止用魚肉蔬果雖嘉賓宴集不復磨刀向雞鶩矣非但愛惜生命亦是惜福省費之道或謂毛蟲羽族除牛馬猫狗外皆蠢然無用之物不殺何施且生死輪廻有死然後有生若終於不殺彼將永為畜類而無復轉生之期乎余謂貴人賤物亦自我人衆生之見爾若以佛家平等視之同是一物何貴何賤同

具一性何蠢何靈唐特蛤蜊中有觀世音像衛州猪齒曰中有如來像真州牛脛骨髓成菩薩形肉脉中有舍利唐詢家鷄子黃化爲菩薩像其白爲蓮花座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無爲軍有立化雀羽毛鱗介之屬皆具有佛性他如馬有義馬猴有義猴犬有義犬孝犬烏有義烏孝烏燕有孝燕雀能銜環蛇能報珠蛙能鳴寃虎能謝金龜能脫投江之厄鼠能紓覆屋之災狐能出入井之人鷹能識探巢之卒尤灼灼在人耳目直有人類之所不如又烏得而賤視之乎

里社鄉飲

洪武五年五月初四日朝廷頒降鄉飲酒讀律儀式命有司官會同儒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百家爲一會共備酒肴有糧長者糧長爲主席無糧長者里長爲主席坐以賓之年最長者居中衆則序齒居左右主席者居末坐定選一人讀律及宣申明戒諭既畢行鄉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以上者坐受長十歲者立受相若者抗盖參酌唐宋之制也今儀制總集僅載學宮鄉飲儀式歲時猶一舉行然富厚有力者雖齷齪嵬瑣之徒罪過彰灼皆

延為嘉賓偃然上坐縣學諸公略不經意非徒具文亦
褻雜之極矣至里社鄉飲在國初必嘗行之不知廢於
何年雖士紳亦罕知其事敬錄於此以存餼羊

王恭簡公

余鄉王恭簡公以南司空致政歸年七十餘錦衣鶴髮
逍遥林泉鄉人多羨美之稱為地行仙恭簡公曰吾才
不逾中人自登仕版日惟罷黜是虞當官涖事無敢不
恪屢處膏腴視若垢膩未嘗少有點汙如此然後得至
今官吾受氣極薄且善病飲啗勞慾一一皆有節兢兢五
六十年如此然後得至今日人能如老夫居官何憂不

登八座能如老夫夫養身何憂不躋大年諸君今日美吾不知老夫一生苦心至此也聞者嘆服家大人常舉以語傳先達之格言後學宜以爲法

盛門

郭汾陽三十年無緦麻服崔琳三十年無中外緦麻之喪安厚卿逾二紀無功緦之戚

糖蟹

何胤侈於味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腊糖蟹學士鍾岏議曰䱇之就腊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余初不曉糖蟹之說友人王常孺語余糖蟹安可食古

人以糟爲糖蓋糟蟹耳其說本於陸務觀然隋大業中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瓮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一食數升鱁鮧乃今烏賊腸非可蜜漬之物鱁鮧可以蜜漬而明帝復好食之則以糖蜜製饌或古時自有此等食品亦未可知酉陽雜俎平原郡貢糖蟹一枚直百金意唐時尚有之又不知何以貴重若此姑記以俟考

王溥自問

王溥漢乾祐進士周時歷官右僕射宋進司空封祁國公罷相時作自問詩述平生榮遇人擬之長樂老叙後

人極詆馮道而恕溥亦其幸也

左傳紀歲月

左氏傳紀歲月多借一事以徵之季武子對晉侯問襄公年則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齊人城郟則曰會於夷儀之歲齊烏餘以廪丘奔則曰齊人城郟之歲師曠對絳縣老人之生則曰會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匡之歲也婤姶元子生則曰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齊侯城萊則曰杞桓公卒之月子產相鄭伯如晉則曰公薨之月伯有爲厲則曰鑄刑書之歲二月公孫段卒則曰齊燕平之月壬寅罕朔殺罕魋則曰齊師還

自燕之月史漢而後無此書法也

呻㖂

病中呻吟之聲關中俗謂之呻侗江南俗謂之呻㖂韓昌黎詩得病不呻㖂𢘫默至死休

三十稅一

十一而稅乃三代取民之常法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斥爲貉道以爲不可施於中國然漢景帝二年詔世祖建武中詔皆令田租三十而稅一是又輕於白圭矣當時軍國之用亦充然有餘此節儉之效也

披剌

士大夫相謁用爵里刺其來已久宋初用門狀後結牒
右件如前謹牒若公文元豐後盛行手刺前不具銜止
云某謹上謁某官某月日結銜姓名或不結銜止書郡
名後又止行門狀紹興初乃用牓子直書銜及姓名至
今新選新歷官或考滿出差及外吏來京師猶踵行之
其稱某生如眷鄉侍晚門友知寅年家通家之類不知
始於何時柳子厚與顧十郎詩稱門生守永州司馬員
外置同正員柳宗元洪慶善嘗入梁企道幕府後守番
陽企道夫人尚在歲時以大狀稱門生以展敬則門生
之稱自唐宋已然

乾六爻

乾卦六爻與中庸尚絅章同一聖學之關紐乾爻始於潛龍中間爲見爲惕爲躍爲飛功用何等發越終之以群龍无首卒斂而歸於無中庸始於潛伏中間爲民勸爲民威爲天下平亦何等發越終之以無聲無臭卒亦斂而歸於無無聖如堯舜一以欽明文思光四表格上下而終歸於民無能名一以溫恭玄德敘百揆穆四門而終歸於無爲而治皆是道也文言釋四德其理亦不外此由靜而動復由動而還於靜自無而有復自有而還於無如是之謂天道如是之謂聖人

贅婿

鼂錯備塞事書云秦之戍卒先發吏有讁及贅婿賈人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秦漢輕贅婿如此

詞臣供奉

宋時立春端午等節翰林院進貼子詞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皇太后閣俱六篇皇后閣五篇夫人閣四篇以至皇太子府亦有之其詞用五七言絕句詠景物而

寓諷意國朝則無之又如除擢中外臣僚及罷免譴斥皆有制詞臣僚表奏有批答賜宗藩將相禮物及外國使臣往來賜御筵生餼茶藥酒果皆有口宣奏告諸陵及酌獻皆有表本隣敵慶吊有國書他如青詞朱表齋文疏文歌辭樂語之類尚多有之國朝多不復用昔人謂翰林學士非真才不堪其任比於大帥之將重兵能吏之宰劇邑謂其制作繁多難於供應今不爾也

丈丈翁翁

東坡尺牘荅程全父陳承務與潘彥明皆稱其父爲丈丈范蜀公書又似徑稱蜀公與胡郎修仁書稱翁翁修

仁乃顛濵之壻其稱翁翁者乃顛濵也今人無此稱

少府

唐時稱縣令曰明府尉曰少府或曰少公一邑之事令捐其俗尉督其姦其權並重唐人起家縣尉爲名臣者甚多縣丞乃稱賛府亦曰賛公今人或稱縣丞爲少府誤矣余嘗爲人作序文亦未免此誤書以志愧

勲階品級

洪武二十年命儒臣重定官制文臣正一品左右柱國至從五品恊政庶尹武臣一品同文臣至從六品武騎尉所謂勲也文臣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

進光祿大夫至從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武臣一品同文臣至從六品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所謂階也文臣一品至九品武臣一品至六品所謂品也每品分正從二等所謂級也品以制服級以制祿勲階以待考最加恩者如正二品請給誥命乃得稱光祿大夫正五品給誥乃得稱奉訓大夫歷年恩詔條例有致仕官進階一級正謂未經滿考給誥者二品得稱光祿五品稱奉訓耳比來鄉紳謬謂二品進階乃是一品遂爾腰玉五品進階乃是四品遂爾腰金鴻儒宿老往往有之武林大理卿陳某以兩經奉例進階妄自腰玉

適與張元洲太宰同謁直指直指驚問曰公何時賜玉
陳跛踖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徒讀古人書乃
不能辨時制品階二字殊為有識者所竊笑

剪溪漫筆卷之六終